儒林外史/第1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十五回　葬神仙馬秀才送喪　思父母匡童生盡孝

下一回▶

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，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，馬二先生回頭一看，那人像個神仙，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學生不知先生到此，有失迎接。但與先生素昧平生，何以便知學生姓馬？」那人道：「『天下何人不識君？先生既遇著老夫，不必求籤了，且同到敝寓談談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尊寓在那裏？」那人指道：「就在此處，不遠。」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，走出丁仙祠，卻是一條平坦大路，一塊石頭也沒有。未及一刻功夫，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。馬二先生心裏疑惑：「原來有這近路！我方纔走錯了。」又疑惑：「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知。……」來到廟門口，那人道：「這便是敝寓，請進去坐。」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，又有花園，園裏有五間大樓，四面窗子望江望湖。那人就住在這樓上，邀馬二先生上樓，施禮坐下。那人四個長隨，齊齊整整，都穿著紬緞衣服，每人腳下一雙新靴，上來小心獻茶。那人吩咐備飯，一齊應諾下去了。馬二先生舉眼一看，樓中間掛著一張匹紙，上寫水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：

「南渡年來此地遊，而今不比舊風流。

湖光山色渾無賴，揮手清吟過十洲。」

後面一行寫「天台洪憨仙題」。馬二先生看過《綱鑑》，知道「南渡」是宋高宗的事，屈詣一算，已是三百多年，而今還在，一定是個神仙無疑。因問道：「這佳作是老先生的？」那仙人道：「憨仙便是賤號。偶爾遣興之作，頗不足觀。先生若愛看詩句，前時在此，有同撫臺、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，取來請教。」便拿出一個手卷來。馬二先生放開一看，都是各當事的親筆，一遞一首，都是七言律詩，詠的西湖上的景，圖書新鮮，著實贊了一回，收遞過去。捧上飯來，一大盤稀爛的羊肉，一盤糟鴨，一大碗火腿蝦圓雜膾，又是一碗清湯。雖是便飯，卻也這般熱鬧。馬二先生腹中尚飽，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，又儘力的喫了一餐，撤下傢伙去。

洪憨仙道：「先生久享大名，書坊敦請不歇，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晚學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，送了幾十金，卻為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。如今來到此處，雖住在書坊裏，卻沒有甚麼文章選。寓處盤費已盡，心裏納悶，出來閒走走。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，問問可有發財機會。誰想遇著老先生，已經說破晚生心事，這籤也不必求了。」洪憨仙道：「發財也不難；但大財須緩一步。自今權且發個小財，好麼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只要發財，那論大小！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？」洪憨仙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。你拿到下處去試一試，如果有效驗，再來問我取討；如不相干，別作商議。」因走進房內，床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，裏面有幾塊黑煤，遞與馬二先生道：「你將這東西拿到下處，燒起一爐火來，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，看成些甚麼東西，再來和我說。」

馬二先生接著，別了憨仙，回到下處。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，把罐子頓上。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，取罐傾了出來，竟是一錠細絲紋銀。馬二先生喜出望外，一連傾了六七罐，倒出六七錠大紋銀。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，當夜睡了。次日清早，上街到錢店裏去看，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，隨即換了幾千錢，拿回下處來。馬二先生把錢收了，趕到洪憨仙下處來謝。憨仙已迎出門來道：「昨晚之事如何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果是仙家妙用！」如此這般，告訴憨仙傾出多少紋銀。憨仙道：「早哩，我這裏還有些，先生再拿去試試。」又取出一個包子來，比前有三四倍，送與馬二先生。又留著喫過飯。別了回來。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，每日燒傾爐，銀子，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，上戥子一秤，足有八九十兩重。馬二先生歡喜無限，一包一包收在那裏。

一日，憨仙來請說話。馬二先生走來。憨仙道：「先生，你是處州，我是台州，相近原要算桑里。今日有個客來拜我，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兄。將來自有一番交際，斷不可誤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請問這位尊客是誰？」憨仙道：「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，

名縝，字密之。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，這位公子卻有錢癖，思量多多益善，要學我這『燒銀』之法；眼下可以拿出萬金來，以為爐火藥物之費。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。先生大名，他是知道的；況在書坊操選，是有蹤跡可尋的人，他更可以放心。如今相會過，訂了此事，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，成了『銀母』，凡一切銅錫之物，點著即成黃金，豈止數十百萬。我是用他不著，那時告別還山，先生得這『銀母』，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，」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，有甚麼不信，坐在下處，等了胡三公子來。三公子同憨仙施禮，便請問馬二先生：「貴鄉貴姓？」憨仙道：「這是舍弟。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《三科墨程》的便是。」胡三公子改容相接，施禮坐下。三公子舉眼一看，見憨仙人物軒昂，行李華麗，四個長隨輪流獻茶，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，歡喜放心之極，坐了一會，去了。

次日，憨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。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。三公子留著談了半日，回到下處。頃刻，胡家管家來下請帖，兩副：一副寫洪太爺，一副寫馬老爺。帖子上是：「明日湖亭一卮小集，候教！胡縝拜訂。」持帖人說道：「家老爺拜上太爺，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，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。」憨仙收下帖子。次日。兩人坐轎來到花港，園門大開，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。兩席酒，一本戲，喫了一日。馬二先生坐在席上，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著別人喫酒席，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。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，馬二先生用了一飽，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，央馬二先生居間，然後打掃家裏花園，以為丹室；先兌出一萬銀子，托憨仙製藥物，請到丹室內住下。三人說定，到晚席散，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。

一連四天，不見憨仙有人來請，便走去看他。一進了門，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。問其所以，憨仙病倒了，症候甚重，醫生說脈息不好，已是不肯下藥。馬二先生大驚，急上樓進房內去看，已是淹淹一息，頭也抬不起來。馬二先生心好，就在這裏相伴，晚間也不回去。挨過兩日多，那憨仙壽數已盡，斷氣身亡。那四個人慌了手腳，寓處擄一擄，只得四五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，其餘一無所有，幾個箱子都是空的。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，是一個兒子，兩個姪兒，一個女婿。這時都說出來。馬二先生聽在肚裏，替他著急。此時棺材也不夠買。馬二先生有良心，趕著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，與他們料理。兒子守著哭泣，姪子上街買棺材，女婿無事，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談。

馬二先生道：「你令岳是個活神仙，今年活了三百多歲，怎麼忽然又死起來？」女婿道：「笑話！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，那裏有甚麼三百歲！想著他老人家，也就是個不守本分，慣弄玄虛。尋了錢又混用掉了，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。不瞞者先生說，

我們都是買賣人，丟著生意，同他做這虛頭事。他而今直腳去了，累我們討飯回鄉，那裏說起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他老人家床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『黑煤』，燒起爐來，一傾就是紋銀。」女婿道：」那裏是甚麼『黑煤』！那就是銀子，用煤煤黑了的！一下了爐，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。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。用完了那些，就沒的用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還有一說：他若不是神仙，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，並不曾認得我，就知我姓馬？」女婿道：「你又差了。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，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，書店問你尊姓，你說，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，他聽了知道的。世間那裏來的神仙！」馬二先生恍然大悟：「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！幸得胡家時運高，不得上算。」又想道：「他虧負了我甚麼？我到底該感激他。」當下回來，候著他裝殮，算還廟裏房錢，叫腳子抬到清波門外厝著。馬二先生備個牲醴紙錢，送到厝所，看著用磚砌好了。剩的銀子，那四個人做盤程，謝別去了。

馬二先生送殯回來，依舊到城隍山喫茶。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，一個少年坐著拆字。那少年雖則瘦小，卻還有些精神。卻又古怪，面前擺著字盤筆硯，手裏卻拿著一本書看。馬二先生心裏詫異，假作要拆字，走近前一看，原來就是他新選的《三科程墨持運》。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。那少年丟下文章，問道：「是要拆字的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我走倒了，借此坐坐。」那少年道：「請坐，我去取茶來。」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，送在馬二先生跟前，陪著坐下。馬二先生見他乖覺，問道：「長兄，你貴姓？可就是這本城人？」那少年又看見他戴著方巾，知道是學裏朋友，便道：「晚生姓匡，不是本城人。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。」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，身穿一件單布衣服，甚是藍縷，因說道：「長兄，你離家數百里，來省做這件道路？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，連餬口也不足。你今年多少尊庚？家下可有父母妻子？我看你這般勤學，想也是個讀書人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晚生今年二十二歲，還不曾娶過妻子。家裏父母俱存。自小也上過幾年學。因是家寒無力，讀不成了。去年跟著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，在柴行裏記帳。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，不得回家，我就流落在此。前日一個家鄉人來，說我父親在家有病，于今不知個存亡，是這般苦楚。」說著，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。馬二先生著實惻然，說道：「你且不要傷心。你尊諱尊字是甚麼？」那少年收淚道：」晚生叫匡迥，號超人。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不必問。你方纔看的文章，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。」匡超人聽了這話，慌忙作揖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！」馬二先生忙還了禮，說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我和你萍水相逢，斯文骨肉。這拆字到晚也有限了，長兄何不收了，同我到下處談談？」匡超人道：「這個最好。先生請坐，等我把東西收了。」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，做一包背著，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，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。

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。馬二先生問道：「長兄，你此時心裏可還想著讀書上進？還想著家去看看尊公麼？」匡超人見問這話，又落下淚來道：「先生，我現今衣食缺少，還拿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？這是不能的了。只是父親在家患病，我為人子的，不能回去奉侍，禽獸也不如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，不如早尋一個死處！」馬二先生勸道：「快不要如此。只你一點孝思，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。你且坐下，我收拾飯與你喫。」當下留他喫了晚飯，又問道：「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，須得多少盤程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先生，我那裏還講多少？只這幾天水路搭船。到了旱路上，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？背了行李走，就是飯食少兩餐，也罷。我只要到父親跟前，死也瞑目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也使得。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，慢慢商量。」到晚，馬二先生又問道：「你當時讀過幾年書？文章可曾成過篇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成過篇的。」馬二先生笑著向他說：「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，你做一篇，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。這個使得麼？」匡超人道：「正要請教先生，只是不通，先生休笑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」說那裏話？我出一題，你明日做。」說罷，出了題，送他在那邊睡。次日，馬二先生纔起來；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，送了過來。馬二先生喜道：「又勤學，又敏捷，可敬！可敬！」把那文章看了一遍，道：「文章才氣是有，只是理法欠些，」將文章按在桌上，拿筆點著，從頭至尾，講了許多虛實反正、吞吐含蓄之法與他。他作揖謝了要去。馬二先生道：「休慌。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，我送你盤費回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若蒙資助，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不然，你這一到家，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，纔得有功夫讀書。我這裏竟拿十兩銀子與你。你回去做些生意，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，」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，又尋了一件舊棉襖、一雙鞋，都遞與他，道：「這銀子，你拿家去；這鞋和衣服，恐怕路上冷，早晚穿穿。」匡超人接了衣裳、銀子，兩淚交流道：「蒙先生這般相愛，我匡迥何以為報！意欲拜為盟兄，將來諸事還要照顧。只是大膽，不知長兄可肯容納？」

馬二先生大喜，當下受了他兩拜，又同他拜了兩拜，結為兄弟。留他在樓上，收拾菜蔬，替他餞行。喫著，向他說道：「賢弟，你聽我說。你如今回去，奉事父母，總以文章舉業為主。人生世上，除了這事，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。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，就是教館、作幕，都不是個了局。只是有本事進了學，中了舉人、進士，即刻就榮宗耀祖。這就是《孝經》上所說的『顯親揚名』，纔是大孝，自身也不得受苦。古語道得好：『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鐘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』而今甚麼是書？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。賢弟，你回去奉養父母，總以做舉業為主。就是生意不好，奉養不周，也不必介意，總以做文章為主。那害病的父親，睡在床上，沒有東西喫，果然聽見你念文

章的聲氣，他心花開了，分明難過也好過，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。這便是曾子的『養志』。假如時運不好，終身不得中舉，一個廩生是掙的來的。到後來，做任教官，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。我是百無一能，年紀又大了。賢弟，你少年英敏，可細聽愚兄之言，圖個日後宦途相見。」說罷，又到自己書架上，細細檢了幾部文章，塞在他棉襖裏卷著，說道：「這都是好的，你拿去讀下。」匡超人依依不捨，又急于要家去看父親，只得灑淚告辭。馬二先生攜著手，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，又送他出清波門，一直送到江船上，看著上了船，馬二先生辭別，進城去了。

匡超人過了錢塘江，要搭溫州的船。看見一隻船正走著，他就問：「可帶人？」船家道：「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，不帶人的。」匡超人背著行李正待走，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：「駕長，單身客人，帶著也罷了，添著你買酒喫。」船家道：「既然老爹吩咐，客人你上來罷。」把船撐到岸邊，讓他下了船。匡超人放下行李，向老爹作了揖，看見艙裏三個人：中間鄭老爹坐著，他兒子坐在旁邊，這邊坐著一外府的客人。鄭老爹還了禮，叫他坐下。匡超人為人乖巧，在船上不拿強拿，不動強動，一口一聲，只叫「老爹」。那鄭老爹甚是歡喜，有飯叫他同喫。飯後行船無事，鄭老爹說起：「而今人情澆薄，讀書的人，都不孝父母。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，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，在家打吵，吵的父親急了，出首到官。他兩弟兄在府、縣都用了錢，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，把這事銷了案。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，詳了我們大人衙門，大人准了，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干人犯去。」那客人道：「這一提了來審實，府、縣的老爺不都有礙？」鄭老爹道：「審出真情，一總都是要參的！」匡超人聽見這話，自心裏歎息：「有錢的不孝父母，像我這窮人，要孝父母又不能，真乃不平之事！」過了兩日，上岸起旱，謝了鄭老爹。鄭老爹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。他又謝了。一路曉行夜宿，來到自己村莊，望見家門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敦倫修行，終受當事之知；實至名歸，反作終身之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